

# 中国大陆青少年（00 后）虚拟社交情况与现实社交情况的相互影响

## 第一组成员：

蔡雯雯、陈霄霄、樊艺婷、高一帆、祁鑫、王宇杰、朱晓曦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近年来，互联网社交平台数量逐渐增多，为陌生人社交提供了更多的途径，用户参与虚拟社交的频率和时长也逐渐增多，线上社交频率或呈现出超过线下社交频率的趋势。在中国内地，互联网产品“QQ 扩列”为 00 后年轻人提供了陌生人社交的新场景。“扩列”，顾名思义，意为扩展好友列表。这一词最早在 2016 年出现于百度贴吧“李宫俊吧”，是 00 后之间专有的暗语，后逐渐演变成为 00 后专属社交语言，越来越多有关扩列的话题被发起（星光互联网观察，2020）。2019 年，QQ 推出了“QQ 扩列”新功能，通过语音派对、假装情侣等十二个板块实现各种新玩法。充分满足青少年社交产品的需求，“好玩”。相较于过去的漂流瓶功能，QQ 扩列用户可根据个人需求和兴趣，以一种新的方式快速扩展虚拟社交关系，因此很快成为了 00 后的聚集地（李外，2018）。

虽然其目标群体相对小众且用户年龄特征相对明显，但根据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超过 70 万人在使用 QQ 扩列。多项研究显示出人们在使用虚拟社区与其现实社交回避度、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等直线的相关性(例如，Kim & Lee,2011)。那么“QQ 扩列”这一虚拟社交平台的火爆，会对青少年（00 后）这一特殊群体现实社交情况产生何种影响呢？为了探究此问题，我们决定从调查 00 后虚拟社交情况与现实社交情况出发，探究两者之间存在的联系。我们的研

究从 00 后及 QQ 扩列的角度拓展了过去关于人们现实与虚拟社交之间的关系。

## 二、文献综述

社交媒体上的好友数量与自我呈现能够为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带来积极影响。Facebook 的部分功能为陌生人社交提供了平台，用户的好友数量和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Subject Well-Being)呈正相关，但 Facebook 好友所提供的感知社会支持(Perceived Social Support)的基本机制各不相同，这种感知社会支持并没有触发 Facebook 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积极联系(Kim & Lee,2011)。Kim 和 Lee 推断，这种主观幸福感可能来自 Facebook 好友的可视化，这种可视化提示着用户们已有的社交联结，以及伴随其中的自我价值确认及强化。社交联结的可视化可能与主观幸福感中的自我价值相关。

QQ 扩列是 QQ 为陌生人社交，尤其是 00 后青少年陌生人社交打造的功能，而其中的人气值可以视作是中国大陆 00 后的社交联结可视化呈现，这与 Facebook 好友数的可视化呈现类似，可能会影响到对自身社交关系的评价，而评价中的满意度是主观幸福感的来源之一。

青少年会为了寻求亲密、甚至浪漫关系而进行线上社交，尽管他们很少将这种线上关系转移至线下互动(Widyanto & Griffiths, 2010)。在线上浪漫关系中，人们对于能够转化为线下互动的与仅限于线上的社交联结会有着不同的自我呈现态度，预期能否将线上关系转化为线下交往会影响人们的自我呈现态度(Gibbs, Ellison, & Heino, 2006)。

QQ 扩列可以视作是中国大陆 00 后青少年为寻求亲密关系而进行的线上社交，这种很少带有线下互动转化预期的行为，根据 Gibbs 等的研究，往往是存

在着比较强的保留性质、不够坦诚的，可以被视为一种有选择性的自我呈现形式。选择性的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积极的自我呈现有助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Kim & Lee,2011)。我们改编了 Mroczek 和 Kolarz 于 1998 年使用的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量表，要求受访者对自己使用过的全部 QQ 扩列宣言从消极、积极两个方向做一个采用同样维度的整体评估，从是否振奋人心、是否精神紧张、是否快乐、是否心态平和、是否满足、是否有价值感衡量 QQ 扩列宣言的积极度（Mroczek & Kolarz, 1998）。主观幸福感问题设计则采用了 Lyubomirsky 和 Lepper 于 1999 年在研究 A Measure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中使用过的主观幸福感量表。

### 三、研究问题及假设

#### ***Q1: QQ 扩列功能使用者现实社交回避程度是否会影响其对扩列的喜爱程度***

由于 QQ 扩列功能主要用于扩张用户的社交圈层，而习惯在现实生活中回避社交的人，使用该功能的几率会更大。（孙国强，石文萍，王莉，2016）所以我们提出研究问题：QQ 扩列功能使用者社交回避程度是否会影响其对扩列的喜爱程度？

而互联网社交产品里面的功能，其设计旨在补充或增强使用者在现实社交活动中存在的某些不足。因此我们假设，QQ 扩列功能使用者社交回避程度越高，其对扩列功能的喜爱程度也会更高。（陈建群，徐文佳，2014）

在衡量互联网社交产品的用户实际社交情况时，可以采用社会回避及苦恼量表。该量表主要考察个体回避社会交往的倾向及身临其境时的苦恼感受，共含 28 个条目，其中 14 个条目用于评价社交回避，14 个条目用于评定社交苦

恼。(温鸿洋,郝树伟,洪炜 2013)

通过这个量表,可以有效地测试出用户的社交回避度。同时,我们在抽样调查的过程中可以结合用户对扩列功能的喜爱程度,探寻这两个变量的内在联系。

QQ 扩列的使用可以给用户带来新鲜的社交体验,为用户提供了在网络上的社交支持。尚不清楚 Facebook 朋友数量的增加是否会导致基于 Facebook 的社会支持的增加。一种可能性是,Facebook 朋友越多,从这些朋友那里获得的社会支持就越多,这反过来会使用户更快乐。(kim&lee,2011)而在网络上与人交流却不需要克服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可以体验到更少的社交焦虑,这也促使他们更多的使用互联网寻求补偿。(刘艳,谷传华,王菲,2010)在通过线上得到社交支持后青少年是否会有更高的线下社交回避度,这是否会对扩列的喜爱程度产生影响

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H1: QQ 扩列功能使用者社交回避程度越低,其对“扩列”的喜爱程度越低。**

**Q2: 扩列功能使用者 QQ 扩列页面人气值是否会影响其对自身社交关系的满意程度?**

00 后使用 QQ 扩列,期望和更多的和同龄人沟通,其背后的心理便是“同伴依恋”。《青少年同伴依恋对情绪社交孤独的影响》(宋定颖,2018)一文运用《情绪-社交孤独问卷》(ESLI)考察青少年同伴依恋和情绪社交孤独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亲子依恋在儿童期及早期有重要影响,当儿童步入青少年阶段,同伴依恋对青少年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亲子依恋,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同伴依恋质量能够直接影响情绪社交孤独：同伴依恋与情绪社交孤独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基于此结论，小组将此论文中的 IV 细化为“QQ 扩列页面人气值”，将 DV 细化为扩列使用者”对自身社交关系的满意程度“，用同伴依恋和情绪社交孤独理论探究二者关系。

QQ 扩列的人气值是根据用户的点赞量和浏览量生成，点赞与浏览越多，人气值越高，而这样的社交行为被称作“线上积极反馈”。

线上积极反馈是一种网络社交活动过程中的社会支持形式，类似的还有微信朋友圈的“点赞”行为和撰写内容积极的评价行为等，这样的线上反馈给予了发布者支持和肯定。（姜永志，白红梅，白晓丽，吴慧芬，刘振会，2019）而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很大，研究表明，个人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对生活的满意度也越高。（王振宏，吕薇，杜娟，王克静，2011）这样的在线积极反馈也可以使得社交网络互动中的社会关系更加稳固，并且促进个体的社会适应性，于是我们作出如下假设：

***H2: QQ 扩列功能使用者 QQ 扩列页面人气值越高，其对自身社交关系满意程度越高。***

***R3: QQ 扩列功能使用者的扩列自我呈现积极性与主观幸福感有关吗？***

积极的自我呈现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Kim & Lee, 2011）。积极的自我呈现所塑造的积极自我形象，能够增强个体的社会连接感。提升个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和幸福感水平(Swickert et al, 2002)。社交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对主观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得到许多研究的证实。

QQ 扩列宣言是 QQ 扩列功能使用者进行自我呈现的主要方式，作为社交媒

体平台公开呈现的有关个人信息的内容，QQ 扩列功能使用者对自身扩列宣言的评价是其自我呈现积极性的重要参考依据，因此，本研究假设 QQ 扩列功能使用者的扩列自我呈现积极性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幸福感，即使用者对该宣言的自我评价越积极，其自我呈现越积极，主观幸福感越强。

*H3: QQ 扩列功能使用者的扩列自我呈现积极性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

## 四、指标量化与评估

### 1. 现实社交回避程度

现实社交回避程度量表参考了 Watson 和 Friend 在 1969 年编制的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Watson & Friend, 1969)，我们要求使用 QQ 扩列的受访者对 5 个表述对不同的现实社交回避现象进行主观评分，从 1 到 5，1 代表非常不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

表述 1 即使在不熟悉的社交场合里，我仍然感到轻松；

表述 2 我通常发现社交场合令人心烦意乱；

表述 3 我经常想离开人群；

表述 4 我会避免走上前去加入到一大群人中间；

表述 5 我尽量避免与人家讲话，除非特别熟。

### 2. 对扩列的喜爱程度

我们要求使用 QQ 扩列功能的受访者对其是否喜爱 QQ 扩列进行主观评价，评价的表述为：“你在多大程度上喜欢或不喜欢 QQ 扩列功能？”该评价采取 5 分制量表，1=非常讨厌，2=有点讨厌，3=中立，4=有点喜欢，5=非常喜欢。

### 3. QQ 扩列页面人气值

QQ 扩列功能提供会呈现给用户的人气值评分算法，根据该功能实际显示的人气值数值，我们将人气值划分为 1-5; 10 及以下、11-99、100-999、1000-9999、10000 以上五个选项设为单选供用户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

### 4. 社交关系满意度量表

社交关系满意度量表改编自宋定颖在《青少年同伴依恋对情绪社交孤独的影响：人际信任中介作用》一文中使用的量表(2018)。要求受访者就六种表述或问题圈出其认为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代表数字，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程度逐渐增强。

表述 1 我没有挚友。

表述 2 我无法从我参与的集体中获得满足。

表述 3 我有许多时间独自呆着。

表述 4 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人依赖我。

表述 5 生活中，没有人关心我。

表述 6 我试图交朋友，试图让人喜欢，但很少如愿以偿。

### 5. 扩列自我呈现积极性

我们改编了 Mroczek 和 Kolarz 于 1998 年使用的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Scale 量表以衡量 QQ 扩列功能使用者的扩列自我呈现积极性，选项代表的程度如下，1=从不，2=偶尔，3=有时，4=经常，5=总是，该问卷包括两个部分，每个部分包括六个问题，要求受访者就六个问题逐一进行程度打分。

第一部分是“对于自己曾经使用过及正在使用的全部 QQ 扩列宣言，你的整体评价是”，其中的六个问题分别为：十分悲伤，没有任何能令自己振奋起来的

事、紧张焦虑、不安烦躁、无援无助、无力无能、百无一用。

第二部分是“对于自己曾经使用过及正在使用的全部 QQ 扩列宣言，你的整体评价是”，其中的六个问题分别为振奋人心、兴高采烈、快乐无比、平和安宁、充实满足、充满活力。

## 6. 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衡量采用了 Lyubomirsky 和 Lepper 在 A Measure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中使用的主观幸福感量表，该量表要求受访者就四种表述或问题圈出其认为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代表数字。

问题 1 总体而言，我认为自己：1-7，1=不是个很快乐的人，7=是很快乐的人

问题 2 和我的大多数伙伴比，我认为自己：1-7，1=更不快乐，7=更快乐

问题 3 一些人总体上更快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置身其外，享受生活。

问题 4 你认为这种表征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你？1-7，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

问题 5 一些人总体上更不快乐。尽管他们没有抑郁，他们看上去从不像他们本可能的那样快乐。你认为这种表征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你？1-7，1=完全不符合，7=完全符合

## 五、抽样及数据收集

### 目标总体和样本

目标总体和样本的确立应建立在研究目的上，本次网络调查的研究目的概括为：中国大陆青少年（00 后）虚拟社交情况与现实社交情况的相互影响。因此调查的目标总体应为“QQ 扩列使用者”。样本是目标总体的一部分，更是总



体的缩影。目标总体的年龄段主要为 00 后（即中小學生），男女比例约为 1：1。因此，样本选择将沿袭目标总体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群：QQ 扩列使用者中的初中高中生，

抽样方式

QQ 扩列支持用户自行寻找匹配好友，适合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 2-6 个账号，为账号设置不同的性别、年龄。但不贴标签、禁止系统的定位功能，防止标签及地区定位对 QQ 扩列的推荐功能造成影响。随后从 QQ 扩列功能的推荐栏中随机抽取样本，性别比例为 1：1。回答该问卷并不关系到被调查者的切身利益，在不发放福利来激励应答的情况下，应答率可能较低,小组成员预估应答率为 55%。若想收集 100 份有效问卷进行数据统计，则需抽取 180 人作为样本。样本被细分为 6 个亚群，每个亚群随机抽取 30 人：

性别 学历	小学（约 10-12 岁）	初中（13-15 岁）	高中（16-18 岁）
男	30 人	30 人	30 人
女	30 人	30 人	30 人

（表 1 样本分类）

简单随机抽样使得目标总体中的每个个体被抽取为样本的几率相等，操作也相对简单。网络问卷调查能提升调查的准确度：问卷包含“社交回避程度量表”，用于量化被调查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回避程度。网络问卷避免了研究人员和被调查者的现实交流接触，减少研究人员对被调查者的干扰，增加问卷填写的真实程度。

六、 问卷调查

1. 您是否玩过 QQ 扩列

1 - 是；

2 - 否（结束作答）

2. 您的性别是

1 - 男；

2 - 女

3. 您的年龄是

1 - 18 岁以下；

2 - 18~25；

3 - 26~30；

4 - 31~40；

5 - 41~50；

6 - 51~60；

7 - 60 岁以上

4. 您的学历是

1 - 高中及以下；

2 - 职业学校；

3 - 本科

4 - 研究生及以上

5. 社会回避度量表（对下列每种表述或问题，请圈出您认为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代表数字）

2.1.即使在不熟悉的社交场合里，我仍然感到轻松；

2.2.我通常发现社交场合令人心烦意乱；

2.3.我经常想离开人群；

2.4.我会避免走上前去加入到一大群人中间；

2.5.我尽量避免与人家讲话，除非特别熟；

1 - 非常不同意； 2 - 不同意； 3 - 中立； 4 - 同意； 5 - 非常同意

6. 您对扩列的喜爱程度是:

1 - 非常讨厌； 2 - 比较讨厌； 3 - 中立； 4 - 比较喜欢； 5 - 非常喜欢

7. 您 QQ 扩列页面的人气值：

1 - 10 及以下； 2 - 11-99； 3 - 100-999； 4 - 1000-9999； 5 - 10000 以上;

8. 社交关系满意度量表（对下列每种表述或问题，请圈出您认为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代表数字）

5.1.我没有挚友

5.2.我无法从我参与的集体中获得满足

5.3.我有许多时间独自呆着

5.4.在我的生活中，没有人依赖我

5.5.生活中，没有人关心我。

5.6.我试图交朋友，试图让人喜欢，但很少如愿以偿

1 - 完全不符合； 2 - 不符合； 3 - 中立； 4 - 符合； 5 - 完全符合

9. 您修改扩列宣言的频率是：

1 - 从不； 2 - 偶尔； 3 - 有时； 4 - 经常； 5 - 总是

10. 对于自己曾经使用过及正在使用的全部 QQ 扩列宣言，您的整体评价是

1 - 十分悲伤，没有任何能令自己振奋起来的事

2 - 紧张焦虑

3 - 不安烦躁

4 - 无援无助

5 - 无力无能

6 - 百无一用

11. 对于自己曾经使用过及正在使用的全部 QQ 扩列宣言，您的整体评价是

1 - 振奋人心

2 - 兴高采烈

3 - 快乐无比

4 - 平和安宁

5 - 充实满足

6 - 充满活力

12. 主观幸福感量表（对下列每种表述或问题，请圈出您认为最符合自己情况的代表数字）

9.1. 总体而言，我认为自己是个：

1 - 非常不快乐的人；2 - 不快乐的人；3 - 不确定；4 - 快乐的人；5 - 非常快乐的人

9.2. 和我的大多数伙伴比，我认为自己：

1 - 更不快乐；2 - 更不快乐一点；3 - 不确定；4 - 更快乐一点；5 - 更快乐

9.3. 一些人总体上更快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置身其外，享受生活。您认为这种表征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您？

1 - 非常不符合；2 - 不符合；3 - 中立；4 - 符合；5 - 非常符合

9.4. 一些人总体上更不快乐。尽管他们没有抑郁，他们看上去从不像他们本可能的那样快乐。您认为这种表征在多大程度上描述了您？

1 - 非常不符合； 2 - 不符合； 3 - 中立；4 - 符合； 5 - 非常符合

## 七、附录及参考资料

[1] 让 90 后都看不懂，00 后的“扩列”行为隐藏了什么秘密？. (2018). Retrieved 31 May 2020, from <https://www.jianshu.com/p/982916ec0b31>. (李外，2018)

[2]火爆的 QQ 扩列背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正在逐渐被侵蚀… (2020). Retrieved 05 March 2020, from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323635805178104&wfr=spider&for=pc>. (星光互联网观察，2020)

[3]姜永志, 白红梅, 白晓丽, 吴慧芬, & 刘振会. (2019). 社交网络使用频率对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依赖的影响: 线上积极自我呈现与线上积极反馈的链式中介.中国卫生事业管理, (11), 21.

[4]王振宏, 吕薇, 杜娟, & 王克静. (2011).大学生积极情绪与心理健康的关系: 个人资源的中介效应(Doctoral dissertation).

[5]宋定颖. 青少年同伴依恋对情绪社交孤独的影响: 人际信任中介作用.[D] ·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 2018 ·

[6] Swickert, R., Hittner, J., Harris, J., & Herring, J. (2002). Relationships among Internet us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suppor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8(4), 437-451.

[7] Watson, D., & Friend, R. (1969). Measurement of social-evaluative anxiety.*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33(4), 448.

[8] 孙国强, 石文萍, 王莉, Sun Guoqiang, Shi Wenping, and Wang Li. "国内在线社交网络群体行为研究现状与展望." *现代情报*36.2 (2016): 38-42. Web.

- [9] 温鸿洋, 郝树伟, 洪伟, WEN Hongyang, HAO Shuwei, & HONG Wei. (2013). 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婚姻状况及心理状况研究. *中国性科学*, 22(5), 88-92.
- [10] 陈建群, & 徐文佳. (2014). 论新媒体信息市场结构特征. 中国出版, (24), 8-11.
- [11] 刘艳, 谷传华, 王菲, (2010). 大学生社会问题解决与网络成瘾倾向的关系: 社交回避和苦恼的中介效应. 《中国特殊教育》2010 年第 6 期 (总第 120 期)
- [12] Kim, J., & Lee, J. (2011). The Facebook Paths to Happiness: Effects of the Number of Facebook Friends and Self-Presentation on Subjective Well-Being.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6), 359-364.
- [13] Mroczek, D., & Kolarz, C. (1998). The Effect of Age on Positive and Negative Affect: A Developmental Perspective on Happi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5(5), 1333-1349.
- [14] Joshanloo, M. (2017). Factor structure and criterion validity of original and short versions of the Negative and Positive Affect Scale (NAPA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05(C), 233-237.
- [15] Lyubomirsky, S., & Lepper, H. (1999). A Measure of Subjective Happiness: Preliminary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a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6(2), 137-155.
- [16] Gibbs, J. L., Ellison, N. B., & Heino, R. D. (2006). Self-Presentation in Online Personals: The Role of Anticipated Future Interaction, Self-Disclosure, and Perceived

Success in Internet Dat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3(2), 152 – 177.

<https://doi.org/10.1177/0093650205285368>